



詹天佑

徐盈 李希泌 徐啓恆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TILDEN FOUNDATION

詹 天 佑

徐 盈 李希泌 徐啓恆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6年·北京

詹天佑

徐盈 李希泌 徐启恆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龙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787×1092 1/32 1 3/4 印张 3 插页 32,000 字
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定价(7)0.24元

詹 天 佑

徐 盈 李希泌 徐啓恆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6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詹天佑是祖國最早的杰出的鐵道工程師，富有愛國熱情。他在非常困難的環境下，修成了帝國主義者認為中國工程師絕對修不成的工程很艱巨的京張鐵路，顯示了中國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他跟勞動人民結合，創造和改進了許多鐵道工程技術；他培養了許多鐵道工程人才；他把他的全部生命獻給了祖國的鐵道事業。本書是他的傳記。

封面設計：韓 恕

詹天佑于1861年诞生在广东省的南海县。这一年，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第一年，是清朝政府开始改变长期的锁国排外政策，转而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以武力镇压太平天国的人民武装的一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古老中国的大门被英国侵略者打开了，中国的殖民地化逐步加深了，人民的苦难也一天天加重了，中国社会正起着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剧烈变化。詹天佑就是在这变化中成长起来的。

那时候，从渤海湾到珠江口，到处可以看到外国侵略者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留下的疮痍。在长江流域，外国侵略者所组织的洋枪队正惨酷地为清朝政府扑灭人民武装；在珠江流域，新生的反对英法侵略军的愤怒的人民力量，渐渐变成一片火焰，一场狂风暴雨正在酝酿着；到处是令人感到窒息的气压，到处都可以看到新生和死亡。古老的中国，象一只将沉的巨舰，正在波涛中挣扎，又象一个不甘任人摆布的战士，一刻也不停地为自己的命运在战斗。

在广东南海县一个正走向下坡路的茶商詹兴洪的家庭里，诞生了第一个男孩子，这件事情给这个家庭增添了不少的

生气。父亲詹兴洪特别跑进城去，給亲友們送訊；母亲陈氏焚香祈禱上蒼保佑这个孩子的成长。他們給孩子取名“天佑”，希望上天保佑他成人以后，能光宗耀祖，重整家业。

詹天佑出世以后，就被迫为清朝咸丰皇帝的死亡穿上“国孝”。也就在这一年，英勇的广州人民对外国侵略者的反抗越加扩大了，他們终于把第二次鴉片战争中侵入省城已經实施了三年“軍事管制”的英法联合“常胜軍”赶出境外。那一天，詹兴洪高高兴兴地抱着反披着大紅斗篷的儿子，进省城去探望乡亲譚伯邨，他看到了城内沙面地区給英国划出的租界，这是新的国耻的标记。譚伯邨就在这个地区找房子重整茶商旧业，他并且夸在香港已找到新的洋行来作靠山。詹兴洪摸不清譚伯邨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今后应该做什么。长期以来，他对自己家族的崩潰，也摸不出原因何在。他是一个老实人，但对自己家族的崩潰却不甘心。在回家的路上，他对餓得啼哭的詹天佑說：“孩子，你大了要成为一个有本領的人，不要学你爸爸这样老实人！”

古老的中国在19世紀初叶产生了一批商业暴发戶，这是和欧洲資本主义国家东来寻找黄金的冒险家分不开的。詹家就是其中的一家。詹天佑的曾祖詹文賢，本是安徽婺源县内一个无名的中医，因到广州向外商經銷茶叶发了家，旧式的商业高利貸資本和封建主义从来就是結合着的，詹文賢发家之后就捐了官，以太学生的头衔，炫耀乡里。祖父詹世鸞就更进一步地依附着广州“十三行”的势力，把生意做得更大一些。他有些銀錢在手，就立了文社，建起学宮，修盖会館，帮助一些

失意的商人，被婺源縣志称为“見义勇为”的人。这类暴发戶，起来的快，失敗的也快，当新的寄生者起来以后，很快的就吞食了那批旧的寄生者，甚至不留一些痕迹。

詹兴洪看着这个大变化的发生和自己家族的沒落。当第一次鴉片战争中，英国侵略者用大炮向古老的中国猛轟的时候，也把長期控制外銷貿易的广州十三行轟掉了，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忠实为英国资产阶级服务的商行和买办。那批一向为清朝統治集团服务的“官商”們，掉过头来轉而为英国资产阶级服务。他們操縱外銷市場，有意造成混乱，逼使較小的商人有貨賣不出价錢来，只有走向傾家破产，詹世鸞在这时一病身亡。第二次鴉片战争中，英法联合“常胜軍”攻入广州，洗劫了十三行的商业区，人民为了反对外国侵略者在市內的荒淫无耻，一把火又把十三行一帶的洋館燒光，大火也波及了附近地区的詹家产业。1857年，从广州出口的茶葉减少了2,500万磅，对外貿易的中心，由广州逐漸轉向上海，詹家的茶行，和其他很多外銷小商人一样，全部破产。

在南海县的一条小河畔，新迁来了一家安徽籍客人，他們虽然也佃了一些田来耕种，但是并不象做長远的打算，他們就是破了产的詹兴洪一家。詹兴洪搬到这里以后，將原有的名字兴藩改为兴洪，想另找事做。他曾和安徽籍的茶商們做过回乡的打算，但又沒勇气到太平天国境內去过战斗生活；有心下南洋去作番客，却又缺乏創造事业的气魄和决心。在这穷途潦倒的时候，他常給乡鄰們写些对联或代抄些反官僚反地主的匿名揭帖，摇头晃腦地发泄一下胸中郁积了很久的悶气。

詹天佑幼年身体虚弱，生活困苦。乡亲譚伯邨从小就对他十分照顾，曾送他到广州沙面的医院里看过病，医院里的外国傳教士是譚伯邨的朋友，他送过詹兴洪一批福音册子，托他在乡間代为散发。詹兴洪看到十字架和洋旗子，从心底感到厌恶，他毫不考虑譚伯邨想把詹天佑留在广州进洋学堂的建議，等孩子病好就又接回去。但是譚伯邨却一直关心和接济他們。每当他喝足了茶时，就满腔热誠的劝詹兴洪要做“圣之时者”，不要只顧“气节”而看不见今天的局面。譚伯邨給詹兴洪的影响不小，詹兴洪只能从这位乡亲那里長些見聞。他們談話的内容很广，有时甚至毫无顧忌的談着太平天国的故事。太平天国有許多傳聞使詹兴洪心动过，比如洪秀全开了科举，礼賢下士；在安徽境內不准种烟，奖励生产茶叶等等。又听說，从花旗国回来的容闳，曾經帶了4万兩白銀到太平天国去收买茶叶，买到的茶叶用28只草棚船运出来，沿途都受到太平天国的保护；容闳到过天京，这个信洋教的人，曾給曾国藩买过机器，也向洪秀全上过万言書。詹兴洪想去太平天国考秀才，又想回上海去做茶商。他羡慕容闳，認為譚伯邨和容闳是一类人物，这新一代的人是有勇气的，学洋人就象洋人，为了賺錢而敢做敢为。他想，也許有本領的人应当就是这样的，但他自己不可能也不愿这样做。

直到太平軍李世賢部轉战千里回到广东以后，太平天国的革命种子埋到地下，詹兴洪才打銷了远行的心事，而人却变得更頹廢起来，他長久不到广州去，他厌恶那些滿街的烟館里面晝夜亮着的烟灯，把广州熏得那样骯髒。从洋船上运来

的鴉片，在街上抬着公开运送。这已成为广州的主要稅源。茶叶每担九錢的出口稅新加了兩倍，清朝政府对洋貨低稅輸入，对土貨却重稅輸出，广州的出口生意更加蕭条了。譚伯邨这时就結束了广州的茶行，搬到香港去找洋行大班另找出路。

詹天佑八岁入私塾，他厌恶八股文章，就跟詹兴洪厌恶“福音書”一样。詹天佑和小朋友們玩，常常喜欢弄一些机器零件。他偷偷地把家里大自鳴鐘的机器拆下又裝上，有时又用泥土做机器的模型来玩。他喜欢看譚伯邨从香港帶來的工程画报，对那上面的东西，一看就是半天，誰也不知道这个不滿十岁的孩子对那些机器想些什么。

清朝政府全面鎮压了太平天国人民革命运动后，第一名亲美官僚曾國藩，为了更好的勾結美国，1870年批准了最早的美國留学生容闈所献的“幼童出洋赴美留学計劃”，招收第一批“聰穎幼童三十名”，訓練后送出国去。容闈的天真想法和曾國藩却毫无相同之处。容闈的想法是讓中国今后走美国的路，使这些孩子变成象他一样的美国式的中国人，但曾國藩的想法是借此进一步勾結外国侵略者繼續鎮压人民，巩固湘系軍閥的地盤，讓他毫无保留的走向美国投降的道路。

1871年春天，譚伯邨特地从香港赶回来劝詹兴洪夫妇不要放棄送詹天佑去美国留学的这个机会。他說这是走洋翰林的路子，下一輩子的金飯碗。但詹兴洪夫妇迟疑不决，一直到譚伯邨愿意把他的女儿給詹天佑配亲时，才决定下来。詹兴洪这时穷得送不出礼物来落訂，在茶樓上送了一包点心，算是

过了礼。譚伯邨就在香港为詹天佑报了名。詹天佑十分聪明，他到香港一考便中了。于是詹兴洪只得含泪为他准备行装，他舍不得詹天佑，但又希望他能留学成为一个有本领的人。

当詹兴洪写那一張出洋志愿書时十分难过，他認為这种做法等于出卖了孩子，政府却推得一干二淨。可是又非这样写不可，每一个留学幼童的家庭都要写一張“自愿”的“結”，全文是这样的：

具結人詹兴洪今与具甘結事，茲有子天佑 情願送赴
憲局帶往花旗國肄業，学习机艺回來之日，听从中國差遣，不得在
外國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結是实。

童男 詹天佑，年十二歲，身中面圓白，徽州府婺源縣人士。

曾祖文賢 祖世鸞 父兴洪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詹兴洪的筆(押)

具結中的“学习机艺”几个字是譚伯邨代加的。譚伯邨很会在洋人手下做事，却并不懂技术，他希望別人学好技术，帮他成立工程公司，可以包攬工程，賺更多的錢。詹天佑是他心目中的搖錢树，投些資本是有代价的。詹天佑离港后，詹兴洪懊悔不已，亲戚朋友都說孩子这次出国，可能不会再見面了，母亲陈氏哭得死去活来，但已不可挽回，詹天佑按时启程出国。

二

1873年3月底，留美幼童副監督容閔帶着一批在香港考取官學生，搭船從香港動身經上海到美國去。

詹天佑等一批十幾歲的幼童，在路上雖然看到不少新鮮事物，但卻無法忘掉家庭骨肉的溫暖，不習慣的長期海上的生活，使他們十分疲憊，有的孩子還生起病來。到了舊金山，他們又坐上火車，由華盛頓轉往新英格蘭馬薩諸塞州的斯布林菲爾城“留學生辦事處”，容閔已先在那裡為他們布置好了一批“家庭”。

19世紀70年代的美國，正當南北戰爭之後，大批中國工人被送到美國去做工。1868年駐清美國使臣蒲安臣卻代表清朝政府和美國訂立“貿易、領事、移民條約”，使大量拐騙華工交易合法化，為美國發展資本主義。美國資產階級利用大批華工拓荒築路，開發資源。在美國東北角的這個小工業城市內，來到了一批黃臉的孩子們，給地方增加一筆不太小的財源，他們成為地方熱烈歡迎的對象。美國人讀過馬哥孛羅遊記的，對“神秘”的東方有一腦子的奇想，也想從這批孩子們身上來了解一些，並做着將來到亞洲淘金的美夢。

詹天佑初次坐輪船，他喜歡輪船。跟着又坐火車，他更喜歡火車。這些新奇的玩藝兒他是從心底就喜歡的。他想為什麼中國沒有火車輪船呢？為什麼中國不能製造火車輪船呢？為什麼中國沒有人會駕駛呢？他的這些問題，陪同他們的管

理人員也完全不能答复。他和同学欧阳庚、容尚謙、梁敦彥被分配住在有个老寡妇的工人家中。

在美国住下后，他們首先就看到黑色的美国人不能和白色的美国人平起平坐，有色人种为什么就低一級？南北美打了一仗又为什么？房东老太太經常嘮叨地給他們講黑人的故事。十二岁的孩子的头腦中，裝滿了許多找不到答案的問題，梁敦彥学着容閔的口吻教訓他道：“祈禱吧，上帝会告訴你一切的！”

詹天佑住了一个时候，看到了美国的一些表面上的物質文明，他想：祖国太弱了，祖国老在打败仗，祖国要象美国那样工厂林立，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就好了。中国孩子們的确被美国物質文明的表面現象所眩惑了。同时，这一群孩子却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情形：有些人的生活是那么奢侈豪华，有些人的生活却是这么艰苦困难。和容閔有往来的一些軍火商人是和一般人民不同的，他們是多么荒淫糜爛啊。

詹天佑的英文学到能直接听課的时候，他被送入威士哈吩小学学习。不久，他又考取了弩哈吩中学。因为他的数学成績不錯，有一位教师諾索卜夫人鼓励他努力学习科学，將來作一个科学家。于是他开始有系統地学习一些科学的基础知識。对于自然科学的實驗和采集，他特別感到兴趣。对鍛煉身体，他也十分注意，課余的时候，他便去游泳、滑冰、打棒球。后来被选为中国留学生棒球队的选手。他說：要学好功課，非鍛煉好身体不可，不洗去“东亚病夫”的耻辱，什么都談不上。他幼时由于苦难造成的瘦弱身体，自从注意体育以后，已經一

变而为身强力壯了。

留美幼童正監督陈蘭彬和容閔在对學生們的管理方式方法上是有分歧的，由于容閔在美国的关系多，交际广，陈蘭彬有意讓他几分，但对于中国孩子不讀古文，不学古礼，总有些不滿，但没有发作。1875年，計劃中的120名官学生中最后一批30人也到了美国。1876年，容閔的管理办法已为清朝政府中的頑固派大大不滿，虽然容閔在这一时期仍为李鴻章全力洽購洋枪大炮。这时，国内頑固派与洋务派的斗争也反映在留学事务上，陈蘭彬擢升为駐美公使，容閔任副使兼管留学事务。而正監督的位置却由頑固派的官僚吳子登繼任，留学事务内部長期的糾紛自此开始。

容閔和他的外籍夫人經常和美国軍火商人杯酒言欢，許多官学生跟着学了一套交际作风，不肯認真讀書。逢到暑假和寒假，容閔常帶着他喜欢的一些孩子到美国中部西部去旅行，詹天佑觉得益很大，除了看到美国各地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情况外，还看到一些政治活动，象政客在城市廣場上叫囂講演，英格蘭式的報紙，六欄標題的攻击性辞句……，这些资产阶级的所謂民主制度，留給他們深刻的印象。但是吳子登来后，首先就以節約为名停止了这种旅行。为了某几个青年人反唇相稽，便以开除回国来威胁他們，并打击容閔。这时留美官学生人人自危，怕被押送回国，詹天佑虽是容閔認為最得意的学生之一，由于他只管認真讀書，没有卷入漩渦。

1878年，詹天佑在弩哈吩中学毕业。在教师諾索卜夫人和容閔的支持下，接着考上了耶魯大学的工程学系，專攻土木

建筑。这时候，吳子登也不断拉攏了一些坏学生，对認真学习科学的青年們，却加給他們一个“离經叛道”的帽子。吳子登給清朝政府的报告中，控告容閔峻使大多数官学生不尊师，不听正监督的訓誡；学生讀書的时间少，游戏的时间多，他們不只学会了美国人的游艺和运动，甚至信了洋教，加入了美国的政治秘密結社。吳子登的結論是：“若再放任这批官学生久居美国，必將成为异端，他日学成返国，不但对国家无好处，反而遺害无穷；为国家着想，必須結束留学事务所，早日撤回全体留学生。”容閔这时已不断被清朝政府的洋务派来信申斥，他虽然心中不滿，却不敢再象过去那样，在学生面前任意發揮他那一套改革的天真想法。詹天佑在国外長大，对于清朝政府昏庸卖国的事实还很模糊，但对吳子登却十分反感。

他在大学时期，除了努力学习功課以外，还博覽了許多課外書籍。他讀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的“十日談”，还广泛翻閱了莎士比亚和美国作家馬克吐溫的著作，他从这些优秀文学作品中学习到很多新的生活知識。这不妨碍他对科学的热爱，当他讀到大学第五学年时，他到一些城市工地去实习，專心为他的毕业論文“碼頭起重机的研究”搜集材料。容閔觉得詹天佑的确是一个鑽研科学的学生，一次，他偷偷告訴詹天佑說：“我替你找一个机会，使你到美国軍事学校去研究，你可以在美国多留一个时期，多学一些东西。”有时他还說：“我希望你作中国的伊藤博文，美国人提起亞洲人物来，就是伊藤博文，中国也要有中国的伊藤博文。”

这批官学生中有不少以中国伊藤博文自命的，如梁敦彥，

先逢迎容闳，后来又阿諛吳子登，对詹天佑却也有感情，但詹天佑却不愿意走这一条路。他说：“只有学会科学，才算有真本事”，“美国人虽看不起黄种人，但是科学无国界，对于真正的科学家他们会尊敬的”。詹天佑想回国，却又怕回去，回去能做什么？父亲来信说：“百业凋零，洋货充斥市场”，岳父谭伯郁对他的希望很大，但他不愿回去为岳父贩卖洋货。詹天佑心头苦闷，他和欧阳庚商谈了多次，也不得解决。

但是，容闳准备选拔詹天佑和一些优秀的学生送入美国陆海军事学校学习时，却遭到美国国务院官员十分轻蔑的答复：“这里没有容纳中国学生的地方！”美国统治者对待中国留学生的真正面目，完全暴露了。甚至连1868年签订的“勃林加姆条约”（即蒲安臣条约，内容是关于派送留学生的规定。）也撕毁了。

1881年，清朝政府终于听信了吳子登的控告，不只决定命令官学生全部回国，而且说明回国后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这一年詹天佑恰好在耶鲁大学毕业，不但他的毕业论文“码头起重机的研究”得到很高的评价，他在毕业的数学考试中还得了第一名，学校特颁给他一张奖状。120名官学生中，在大学毕业的只有几个人，詹天佑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个。他的美国同学在送他回国时说：“你将来对你的祖国一定有很大的贡献。”在船上大多数学生都感到自己的前途象茫茫的大海，詹天佑却想着如何把自己所学得的东西献给祖国。